



熊耳文集

式

和
1374
3

早稻田大學附屬
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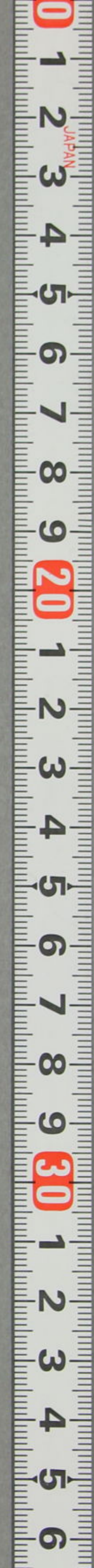
寄第

漢詩文

第 428 號

第 3 卷

此書不許帶出



和16
1974
3

熊耳先生文集正編卷之七

唐津文學餘承裕子綽著

男 衡孟玉 輯

姬路 映 杜子席

門人 東都 盛 芳子蘭同校

館林 石 蠡子彭

序

賀雄倉大夫六十序

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斁庶幾夙夜以永終譽蓋謂
君子優游閑雅壽以終譽也人夫勞壽蹙逸壽延固

其所也。豈無為人臣事君，入以告之內，出以稱之外，或納約自牖，或遇之于巷，夙夜在公，得一善政事，則坐以待旦，蹇蹇非身之故，以事一人，以自謂微我，奈此社稷，何可謂忠義之盛，無以加焉者矣。然是未免從事獨賢，則其勞心慮也居多。馬諺曰：人不跌於山，跌於垤，或觸忌諱，見黜，或為讒人被傾，及其一旦失勢，顛沛無復，起則非帝門，可設雀羅而已。甚則象髦馬踰，竟說人不以無辜，亦不可知也。則與其進以有得，孰若退以無失乎？吾大夫雄倉君自余之見出為隊長，若干年入為大夫，若干年雖無赫赫之譽，亦不有憤憤之毀，其為人大度，不拘小節，不見小利嗜酒，好棋局，動與吾黨之士痛飲歌呼，或對局後期，如不與政事者，然其逸可知也。然而當其為隊長，其部下城池之役，年年無怠，君為免其寒與暑之節，不使而曰：使人豈可以窮乎？苟不有假，奈其及事病無起，何於是部下相勸曰：吾長庶幾無疾病乎？微吾長，吾其為疫鬼乎？及為大夫，豫為飢民命，畜糧粟各於其所，擬漢常平倉曰：民國本也，本不立，枝披何以為國？如何，可使其有菜色？於是民相勸曰：吾大夫庶幾無疾病乎？微大夫，吾其食芋魁乎？是之為在彼無惡在此。

無數大夫其為部下及飢民見愛如是獲乎上之道
 在此乎勿論忌諱雖讒何慮焉其無懼一旦之患固
 也以今觀之嚮令大夫汲汲於為名以其才何不可
 為而棄而不為乃知從其所好勝其偶之既久也今
 茲六十吾黨之士賀之以詩若文余則以其嘗所見
 從其後也爾雖然六十下壽也何足以盡大夫蓋其
 優游如此庶幾壽以終譽者誰能量以往之甲子則
 為壽始於此云

島母某大孺人七十序

島公既已為母大孺人作序則又謂余曰吾幼逢閔
 凶唯知有母而不知有父自其初食以右而至今日
 無不奉大孺人之教以周旋則亦不知其無父也大
 孺人今茲七十以子之辱數於不肖也將何以錫之
 以助燕私焉夫以余之游於公之門之日淺未有一
 過北堂拜大孺人乃何以得槩知大孺人之所以為
 大孺人之狀以頌其萬一乎獨有公所為之業與其
 所歷之官跡聊得因以述之以應命矣亦唯以公之
 所奉教以周旋也公弱冠既以經術稱於搢紳間其
 文章之高自吾黨碩宿皆謂非所企及也則大孺人
 豈不謂之曰今之所謂武藝者大之則奇門遁甲合

變之法小之則磬控縱送擊刺之技人吾猶人無不講習而至經術文學則獨稱未暇然士無經術牆面而立無文學質勝而野不可以為君子且一旦蒙國命稱某使出臨官何以得緣飾政事美風化以稱人國意汝勿以無餘力為解乎方其出自奉朝請以合方氏之職掌連府內之道路內自衆輿之所經結駟之所交外至八街九陌康衢委巷平如砥直如髮無有一躓坳頓塵之患稱甚治矣則亦豈不謂之曰民之有行孰不由之往由之來不啓不開不疏不通一不鉏茅塞荒穢没人再不平雨集行潦泛舟孰謂津梁之上無有難急况輦轂之下天下侯伯之朝覲五方四民之所輻湊無不轂擊肩摩汝今居此使天下同軌之政行而無梗塞自都始縣亦不卑勤諸何可比諸間散易事務託言於桃李之蹊曰寧言而後成哉一耜不下一蕢不覆以坐使人有陸沈之歎乎居無何授徒步之兵也徒步之兵多少年家本良自稱親近兵養枕直於平昔施權勢於內外入則列械更直於殿廊以察朝者出入出則分行警蹕衆輿以禁行道往來固既彊禦頗為難於為其上而其據職為威則過咎謬止繫累無辜無有所憚亦未嘗

不以為弊者也。公主寬臨政，先問其暴厲害人者黜之。則部下翕然盡折節歸循良之風，未嘗一有以匪彝加人者也。人以無憂矣，則亦豈不謂之曰：凡治在除民所疾苦，以安之耳。而今因出游，妨生業，密禁網以察淵中者，豈國意耶？有犯者宜宥，及於寬政，况駭奔走畏伏，匿非愚而不解事，則鄙人不習都出乎遷卒失措者乎？奈何可以其難御，故使部下擅權任威，唯其所欲為，以傷大體也。自前鋒將軍帥徼循吏捕盜賊也，盜賊潛游都間，不著蹤跡，非禦人於國門外，則哨衆襲豪家劫，以目前利害，而其乘變也。故發火因騷擾掠物，其用捷也。攫諸懷中而不知擊，諸腰間而不覺，凡術所及，無不當施，而遷徙無常，唯利所在，如狄虜逐水草，則捕之，如擊影不可得而制焉。蓋公於是稱嚴盜賊，聞其風解散者過半，而公務在獲元凶，餘不必鞠問。詰而遣之耳，即鞠問不欲以文致且及當以送諸刑獄，亦多從末減以發之，以故雖固神明能得其情，彼知其非冤也，亦不敢以深隱也，不敢以深隱也者，不忍深隱也，則亦豈不謂之曰：懲惡蓋譬諸雷擊聲所及，孰不喪亡，覺而蠲之也。譬諸農夫之去草絕其本根耳，何必問枝葉乎？夫都下人民

之多亦唯逋逃萃淵數耳豈尺筮所能制且不漏此輩寘之何以得稱天下都會乎唯刑之助教出乎不獲已若得情哀矜勿喜已凡此四者即公之所奉大孺人之教以周旋所為之業與所歷之官跡而余之所因以際知大孺人之所以為大孺人之狀也蓋教而不能養者父艱而不能教者母令母而兼教使公經術文章以彰乎播紳逢掖間官跡所歷必效而不為苟忝以無父不知無父者大孺人乎可謂賢矣乃公父氏之婦以先王之訓明其子之令德以稱夫知何讓焉而至其曰刑之助教出乎不獲已若得情哀矜

勿喜曾子亦以命陽魯矣視諸雋京兆之母以多平反喜食有光也大矣世之自稱未亾人而待一子之成立者非翅恩愛出乎天性非是無嗣世託身則唯疾之憂恐敬戒之有妨於鞠育不能教以義方驕奢淫佚唯其所欲曰苟無以損其歡樂之趣且何防之為於是乎童習成性長不知一丁字適以賊夫已之子者有矣夫不則逝者日遠存者猶幼仰無受制俯無所爭操持之心一弛驕樂之態隨生所好宴安歌舞蓄優倡引冶容雜坐稽留無有晝夜室老之諫激而不行宗黨之諭踈而無及卒至產蕩而已夫如

是自奉之不暇寧子之恤哉於是益知大孺人之賢
 云以公序所云則大孺人又有持養之要以能保其
 身爰清爰靜無不日而游于神庭七十冰清玉潤且
 其言曰松喬羨期不亦人乎則豈又有希於茲而欲
 迎西極戴勝之姥若南城垂髮之姑輩作朋以酬酢
 歟即有觀桃之再結實海之三揚塵亦何有哉獨彼
 輩所經營徒遐舉耳曾無當於吾名教中則其於大
 孺人寧能不一籌乎公以大孺人未勝久聞痛楚
 之聲移疾解捕鞠之任且將告老按序又有公於世
 不數數者適大孺人之素焉則亦豈不指宥坐之器
 謂之曰朝不坐燕不與履三任亦足以報國矣何
 必在以久哉不然以公所在必效不為苟去獲乎上
 之道在此乃何愛而不待超遷以慰朝望而自苦如
 是哉由是觀之大孺人不特有持養之要以能保其
 身蓋又得持盈之道以將全其子歟豈唯可以余所
 槩而知其賢者而已哉公其果將告老乎顧與介之
 推要其母偕隱者異彼以有所懟我以從所好何寘
 其躬所有曰身已老何以文而掩大孺人赫赫不可
 掩之賢使之湮沒無知哉是公之所以有序而余之
 從其後也

為龜山高君壽家大人司書君八十序

先是龜山高君請為其家大人司書君壽者屢而不獲也。司書君謂始我補黑衣之闕，于是邦者苟免於負擔，已則入侍世子，遷領府庫，服御又遷，以今署兼統步兵階，有進無退，秩有加無減，數十年於茲者，謂之何而無狀，無有一稱職以效於上，徒以祿食未能無素餐之責，則即犬馬之齒寢長，以得不填溝壑，亦唯公家惠艱之所致已。何私焉於是八十高君重請曰：向大人有自以為不可，則獨以於公家者耳。其亦不思可以寵私族乎？三世壽考亦豈一人之慶也。蓋大父龍泉君、父烏江君，並踰八十，以終去。司書君又謂其豈不聞當其始也，其始也，其始也。神祖既大破關原，遂圍福東，曰：苟降而不侯，濃一國者有。今日龍泉君甫十八，以有舊於豐臣氏，固守拒之力，窮則火城，衝圍身遁入山中，終身無見，天下無不義焉。而見天草之役，官軍百萬，烏江君時亦十八，從中津侯先登，首級過當，賊以得夷當世，競稱其勇。至有與書褒之者，書猶在，乎並能妙年立名矣。而我，不肖無有一足以自見者，則無愧於先德哉。亦何以徒及之齡為高君終不獲請而出，既而自悔曰：我過

矣凡頌禱之事亦臣子之所宜自致已何必請於是先生辰三日為書報鄉黨僚友將有事於堂上焉君子曰高君不請也猶請矣司書君之侍世子職雖貳乎不阿嬖臣不狎貴寵儼然輔臣一宮倚賴因其親用共起卧從出入廣曉審諭陳善閉邪得奉之以其道矣則方今龜山侯政先孤寡謹遊豫卻玩好一國欣戴不啻父母而入典朝儀以其恭敬溫文進退閑雅天下屬目以佇政府之代者誰之加哉寧得謂官養無所與乎而其統步兵也躬自節儉非唯以率下蓋亦以有待焉曰義苟不使麾下有困於緩急因是

士無不欲為用則又有古良將之風矣乃一旦令當有事雖固守之義先登之勇以稱於當時如大父龍泉君父烏江君若亦何不猶掇唯時不可為已然則其引公家稱先德以自為解也徒謙讓出於其天性耳乃以其上足以榮公家下足以寵私族者也得不一稱觴耶高君不請也猶請矣惟凡壽考取諸種德居多况其以爾類者乎高君之家三世可謂不匱矣抑於先世乎將於其身乎於先世則如彼於其身則如此得無由是乎然是特其所及聞耳其所不及聞而於先世若其身若何量焉則司書君又有不可

限以其所及先者哉高君言大人雖八十視聽未衰
孜孜猶能勤職則三告老不報不其然乎唯其有所
取之也不可知其所屈者云是為頌禱之辭也司書
君名長博西脇氏稱東馬高君名允殖字子萃司書
君長子好文學與余好所以為作序

宇佐美翁七十序

宇佐美翁其可稱治世之一隱君子也乎自
神祖一統海內百姓安堵人人自重至今百五十年
則總以其地瀕海魚鹽之利甲於天下而交易通於
四方其土多以廢居起者富人之所欲也而欲富則
莫便乎廢居又人情之無已也何不可自重乎而翁
則獨以酤釀居豪一鄉云夫不待危身而取給則
賢者勉焉其亦何不可為也而觀變趨時唯勢之不
可持人棄我取人取我棄亦我取人取我棄人棄誰
能拒天下以手而得私壟斷於其間乎則貫貸行賈
遍郡國猶是負販已而方其不利則悖入悖出俛得
俛失所行每拂其所為漸以至不可復振而已則廢
居何可為也若然則逐末孰與立本寧巧拙於時
授材隨孰辨齋馨香四達不言成蹊雖不見過當之
贏又曾無大崩之敗不行異邑不窺市井坐而待收

在農商間舍是安適翁豈有辨於此乎不然既以其
土矣其亦有在涅能不緇者哉是翁之所自重也而
翁好讀書又能和歌富人之所欲也而欲富莫便乎
廢居亦人情之無已也然富亦有不可必以智求者
矣奈何違我所好貪夫在天者其亦無以不受命得
罪於君子者乎且以其所好則和歌亦詩已發乎情
止乎禮義上以至於動天地感鬼神下以歸於厚人
倫美教化亦豈不可以用於鄉者而我以此不知
老至何見而非浮雲則非特有辨焉以得不遷蓋亦
有得焉以自資乎乃亦知其非待有恒產而後能
恒必者也四子嘗有味乎鄒魯之諺視次公好學為
擇師事之而餘則各因其性所近以自授故其家未
嘗不視生產而唔呶之聲不絕如士君子家矣而產
亦以無害則餘以及一鄉無告也一鄉無告因以舉
火者比屋邑人三百戶以訟不克駟僮廢減產過半
曰我在焉可使邑人久坐寬乎且我縱以犯土故有
不可測者而一邑三百戶豈謂不足於我所乎遂為
之捐百餘金主再訟得平反還駟僮復起邑產如故
有書生窮來館之數年有大得助者而去其傾身患
人之患者多此類以故鄉邑子弟願為用者居多是

為種德也。余惟源征夷平奧之役，有帥北陸之兵十萬以援其勢，實定者，豈其後乎？久矣。宇佐美氏之微也，雖然使翁當有事為國家唱義，同仇偕作，不募而應，則既已得諸鄉邑矣。乃無論祖宗又何不可據其地為平廣常輩於今日者，唯時不可為也。方今與征夷時，王室顛覆，天下受殃，不可得而拯，則豪傑多起於州縣者，異耳。我聞君子為可繼翁以其所業視諸壘中，泛焉為盜焉，豈猶有候至而不成名者乎？然則翁雖以人之所欲歸諸天，以此為自重乎？而亦有為未嘗一日忘者也。知時不可為而待於後者，歟？宜矣。其有味乎鄒魯之諺也。夫至此豈不益重乎？而又聞方其餘以及一鄉，無告不令言之，則又不欲以行間者。歟？是余所稱治世之一隱君子者也。其事繼母孝，雖婢子衆時，自奉槃喜，客莫不為擊鮮罄歡，去凡無虛日。謹嚴雖對僮僕，坐必方，則其為人也。而性好遊賞，斗視一州以無奇，一朝裝素而出，無州不蹈。凡天下名山古跡，搜索畧盡，蓋三年而至，殆以為仙姿則其豪率又如此。總故有汝南之俗，好論人物，而獨不及翁，則以居恒所尚也。是謂無得而稱矣。今歲七十臘月，盡即初度之辰也。次公在東都，為請諸搢紳

先生頌之而余以從次公遊故得聞翁之風而序列
如此翁名應都字千里夷瀟縣長者邑人次公名惠
字子迪徂徠先生門人業儒以文學顯
亞大夫某君入自廳事為常侍叙
者為之不滿曰君以其家則自總州時國遷隨遷封
徙隨徙未嘗一日離社稷矣孰有如君之舊者以其
世則其先某某君秉國之均上贊列公流澤下於民
非一世也孰有如君之昌者而以其在職則自隆公
時至今公凡三世世有革職不改三十年如一日也
孰有如君之久者以其有勞則隆公以卿士入執天
下之政先公寬仁喜任人今公幼冲未經事而君皆
輔之無有一闕事矣孰有如君之多者夫是四者有
一於此可以升正位況君兼有之乎而乃如是則寧
已蓋以為謫云亞大夫之日坐廳事以參於正大夫
也通直列押於政無不聞於事無不與從進從退與
謀與議聯翩於一堂上凡無有不共之者矣則奚擇
焉若夫至稱居守而專事則凡官府號令之承對
若歲時貢獻之數侯國通問之應接若聘使發遣之
度一切取諸其意便空裁之則雖有舊章乎止論正

大夫公及冢宰之所不容議也及闕途往來之節海
 路運漕之信又無不悉轄之以出諸其手而都兵一
 部屬焉則豈不重且權耶而常侍雖尊班不踰亞其
 所掌亦不過出納言語省察舉動以拾遺補闕而唯
 左右贊御之所矜式無一與朝政矣則見以為謫也
 不亦宜乎獨惟辟作福作威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元
 首叢脞股肱惜哉若乃空民如假樂求賢如卷阿以
 自聖哲為則則又何求焉不然而唯玉食是謀無思
 稼穡之艱曰我無願為君唯言莫我違一言以敗國
 則一人之諾諾孰與一人之諤諤况幼冲習之所成
 不可復變百薛許州奈宋王何今公強寇左右多宮
 來襲臣即有先公之遺者事多隨世昨之所非今以
 為是則即有所可言者誰敢獨賢以任責焉則唯心
 之所欲寅恭日凶驕泰漸生其所至有不可知者矣
 君之所以入為常侍歟蓋以君以世家之臣二十年
 在重權之職而有三公一輔之勞固所重也而其入
 又直有子魚之風其進君子退小人以格君者非君
 不可也則有所藉焉而然者也不然君在廳事三十
 年無有一不職一遺行矣乃何以遽奪之權哉且以
 其所任亦豈謂內不重於外乃安得以權已優劣焉

况謫又有出而無入乎若然則以兼有四者望君於異日者亦唯於斯也君務有效以獲於上者豈有減於在廳事時耶然既已有所藉焉而然亦豈有賴考者也蓋先是未有重臣入為常侍者則凡一國之士有人於公側以能安其身者自君始余於君踈遠安用為佞為則姑言此以為為君不滿者解惑者如此

西遊雜詠序

夫詩無有則已為有匪我求所知所知求我曰可以觀志也况其濟未嘗踐之地山川之奇都邑之美名區勝域遺址陳跡唯其所遇諷詠以接而去國益遠離家彌久土既非吾候亦有異豈不有發於羈旅感念之餘者乎獨奈何所知既多所求不亦一史之載難以周應也是石由之之所以於其西遊雜詠者猶不能已而有假於木者耳其刻以行之雖幾乎好事於勞則有省矣何不可唯今君子有不自重而苟有所著也輒以授肆費用不售賣以為貽一出於有為勸疑強厭不待卒業攤以覆瓿亦不顧徒以使紙貴者則豈無或以既諾此者不知由之其才有足以效大者而期諸集成豈肯賴此瑣瑣焉者成名者乎余唯知其非有隱而拒人以自尊者故為道刻之所自

如此而如詩可賞則固已委喻於所知而不必傳諸其所不知又奚贅之為

四家雋序

夫文章六經以還左氏司馬揚雄班固則尚矣乎後之學者莫得而間然也已抑獨及唐有韓柳明有李王蓋有為韓柳左袒焉者有為李王扼腕焉者而各以其黨傾奪甚則至引繩排根不附已者以不相容云其為韓柳左袒也曰嫌今唯古是尚聯屬掌故剽襲陳語取彼與此斷長續短絡繹往來擬議以成一無出乎已者乎刀割雜帛緝綴以為衣縱五色斑

斲固非完幅如此是猶或可以充兒輩舞戲之具已豈如素錦之製雖無甚文彩純潔精好乃可以備君子服御之用哉其為李王扼腕也曰舍舊唯新是謀任意立法矢口造語恣乎結撰之於續飾直情徑行意達輒已而一無本於古者乎斧斷樗櫟剝斲以為臺縱有洒可賞本是散林無已是其若可以使邊籬坐以要姜已乃孰與栢梁之構雖曰過高峻端巖壯麗乃可以供王公燕群臣哉吁此豈必有所試焉而後毀譽人者蓋偏見之徒辟於其所好惡而不能深思之謾生優劣於其間而為之軒輊者耳蓋韓柳懲

六朝靡麗之弊欲以矯之也則其勢不得不趨於達
意矣李王厭宋允鄙俚之失欲以正之也則其風不
得不反於脩辭矣故余恒言韓柳李王易地則皆然
者也况李王之於韓柳雖不用規矩而自其所創如
送序等無不効焉以優為之也猶韓柳之於古雖盡
易面目而至諸體之區則率由以無所遺焉則前脩
之所立豈又有不可變者存歟故余又恒言韓柳效
古為韓柳者也李王效韓柳為李王者也乃今要之
鈞是冰青其跡異耳未見其有大逕庭况優劣乎且
夫韓柳之專法時或脩辭與李王之主辭曾不舎法

蓋法非辭不達辭非法不立孰先孰後又夫無論韓
柳唯新是謀而至有引以斷若證則不能盡廢古與
李王唯古是尚而至列時事稱物名則不免有犯今即
韓柳當經營時苟有不便於自運未嘗不踐前人之
跡李王於拮据際苟有不利於祖述未嘗不取自己
之裁則曰陳言務去曰視古脩辭使大勢在己耳何
得盡如其所言乎則亦唯何甚徂徠先生有此選也固
謂文章左氏司馬揚雄班固而後與左氏司馬揚雄
班固千歲而接踵以起可以為準則者唯有韓柳李
王耳而其意豈亦於斯乎即先生故嘗為韓柳而刻

意之久及得李王為拊髀至曰吾藉天之寵靈得讀
之不啻因是以知古文辭又因是以得窺六經之旨則
其推之若於斯為盛者然而今此配列以俱諸一籍也
如此其豈徒曰吾於韓柳勿失其為故哉然則其豈
不曰效古未有似於韓柳者也效韓柳未有似於李
王者也今之學者欲效韓柳乎如韓柳之效古欲效
李王乎如李王之效韓柳夫然後為善效矣庶幾將
有非韓柳而韓柳非李王而李王者出與韓柳若李
王十歲而接踵以起也亦猶韓柳李王之於左氏司
馬揚雄班固乎唯才所近韓柳李王奚擇焉若或有

曰於韓柳辭於李王脩而兼用之尚亦可以成一
家者則亦唯無偏無黨不僭不濫善渾化於形跡之
外抑亦可以為次矣若夫徒事步趨逐章隨句拘焉
以求其似者即以為韓柳李王復生韓柳李王則可
已則不可是蓋先生之所以有此選之意也豈不循循
然善誘哉其亦可以覺偏見之徒矣韓柳一埒李王一
埒二埒各又自有封畛而不能無小異則在讀若辨
而明之擇而取之矣此不具論云此書之出也門人
奉遺命者其人不及卒業而逝矣乃字君子迪氏傷
先生之所選而將至湮沒重校加精殺青初成可謂

能服勤先師輔仁止友者矣後進承裕既喜此書之
猶有其人終以得出又喜字君之於此書有興廢之
勲於是乎叨述先生所以有此選之意以題其首如此
豈敢哉謂先生復起不易吾言也唯其果能有非韓
柳而韓柳非李王而李王若兼用以成一家者出與韓
柳李王千歲而接踵以起也亦猶韓柳李王之於左
氏司馬揚雄班固則此書在焉揭日月而行於天下矣

藥性辨序

醫官牛齋學君摠所出於漢長沙太守南陽張仲景
傷寒論及金匱要畧藥品所著藥性辨凡三卷二百

一十四種則一一所嘗親試施用而得徵者云夫豈
不亦有神農氏本草經之於斯為尚者而不於彼而
於此者蓋謂是雖以其出於詩書百家之外故幸得
與卜筮種樹之書同免於羸災而存於今日然歷代
悠遠得無有古今名實之舛若後人攬入如輓近漸
增補至不啻相倍蓰者耶今以其在仲景方中者實
之其用不能無異同則固可疑也而今之所謂本
者在仲景時不可知其果何物則亦安知其非所謂
二百一十四種者即經之本目而餘皆屬攬入者也
有漢之握赤伏王於天下也德膺炎帝之運寧無神

聖芳烈回復此都託於其人者乎而不必在上也其
出乎帝初起之域官于其谷神之鄉有似不偶然者
姑置焉即奉其道師於百世也為求其人非仲景而
誰何必人身牛首然後維肖則其蹟亦有不可誣者
矣且夫證雖可更僕數方雖可以意起參之五之錯
以應之不必貪多也况本州有我所未嘗一一親試
者乎安有以其所未嘗親試者誣人哉蓋亦謂凡一
百一十四種而受用不盡者矣詩曰弗親弗躬庶民
弗信君其欲已信而信人者歟昔在上世雖曰天時
和順災害少起而六氣之所觸民豈無陰陽之憂既
有陰陽之憂矣亦豈得無醫藥之用後世唯有本艸
經焉故謂自神農氏始耳蓋在神農氏時雖既有書
契以代結繩事多簡記載未備藥卉之區識識相因
聞斯采用因誤人者實繁有之於是乎神農氏乃有
恤於此身犯百毒備嘗別之以上諸冊以傳永世焉
亦唯已信而信人者耳聖人之惠民也此舉也蓋既
入世師之室而邀踐先聖之跡者乎亦唯有恤於聞
斯采用因誤人者也而其一一親試者功比諸犯毒
則即謂之曰醫藥之辨自君始亦豈不可謂有大
惠於其者流者矣余少時講易城東君大人澹齋先

出過而詰焉曰易義深奧苟非窮物理不可說一卦
 猶如我自非盡藥性不能立一方乎仲尼聖人也猶
 尚晚好期以五十而子未踰二十可畏也余知其非
 庸人也從而謝焉曰有是哉我所謂居則翫其辭者
 已敢於見疇自是相見則笑其人以方家巨匠術大
 行以長於藥論稱焉旨乎君之有此舉也君業以期
 世則自先如彼術以折眩則自勤如此其以此信天
 下天下有不信者哉余不為神農之言者也何與知
 方家之舉哉獨嘉君不失先業能繼其志且距先生
 時殆四十年今也乃亾又能無槩然於此哉所以應
 請也

禪餘詩集序

緣山曇龍上人遺艸其徒圓淳師為梓其詩請題
 其首於余以其於上人有方外之舊交也夫浮圖氏
 之於詩病焉乎曰是世之風騷之士所尚文情葩藻
 沈思苦吟無知所至於我何所用之甚則至有目其
 善之者以祇園之俗僧者則誰可與言之者即有用
 之偈若頌贊直無文意達而已者耳因之一唱三嘆
 之遺音何足以克之則豈不病焉者耶然而淵才雅
 思文中王者誰蓋自非文以莊嚴之無以中使衆庶尊

敬吾法以歸之歟詩亦文也何可曰君子質而已矣
 而卒於野哉余獨讀此集渾雅有風致都無斧鑿之
 痕美秀如見其為人焉豈意違而已者之比哉上人
 嘗以從南郭服子遊駢吾黨窺斯契者蓋有年焉時
 唯見其進不見其退遂有此集云但徠翁評服子詩
 愷悌過滄溟蓋謂滄溟主高華頗嚴服子融化之純
 如也不乖於溫柔敦厚之旨者也上人蓋體認服子
 愷悌之趣成斯技也空矣其渾雅無痕美秀如其人
 也詩曰唯其有之是以似之上人有焉庶幾乎莊嚴
 之以使衆庶尊敬吾法以歸之矣夫然後有目上人之

以祇園之俗僧者不恤也且縱令以其淵才雅思稱
 王詩中抑亦將於斯乎有不為冤者矣服子題卷尾
 有曰七寶金銀都是真亦唯莊嚴之是之謂也唯此
 一言足以蔽此集矣其又何言其又何言集僅二卷
 人或少之也曰若假上人以數年若豈止此乎有是
 哉然斯技也特在精而不在于多則亦豈不足以際上
 人哉余一別幾三十年如隔一大劫而再此來見則
 無何上人故而余老猶在及見遺集之出不能無感
 焉於是乎書

滕桓謹書

熊耳先生文集正編卷之七

熊耳先生文集正編卷之八
唐津文學餘承裕子綽著

男 衡孟玉 輯

姬路 滕天 桓子虎

門人 東都 盛 芳子蘭同校

館林 石 蠡子彭

記

新製古黃鐘記

漢志曰天地之風氣正而後十二律定矣自三代而上則上而伶倫吹之石夔擊之何言也然則自三代

而下乎自三代而下則下而國步艱難可知已而至
 知宮音之最大而重者微管仲殆乎左袵席中之牛
 聲猶在耳可以繫也若夫陽翟賈人函少為貨鬻奇
 後世則顛之倒之元氣之極蹙嬴氏不延之北耳火
 遷作書班氏述之而其義始明乎即稱神解若京房
 荀勗之輩孰不折衷於此者則可謂禮樂之補衮而
 漢運之為巨擘於衰季也舍是則天將喪斯文於齊
 梁也而清商猥雅大常至奪倫李唐以庶乎協和而
 兵燹始燄鐘石俱焚卒使宋氏明氏至徒炎炎也唯
 可撲滅而不可嚮邇則豈不傷哉蓋其所以通道德

合符節止論施諸樂旋相為宮與重諸兵械以知吉
 凶若以紀月氣若以同量衡凡物度軌則無不受於
 此則豈不人議世定之而失真之久譬諸繪事自我
 為古則不能不畫魑魅易於馬乎其至有帝指為度
 謬諸諛佞者而唯轍是守亦未免虎之類狗也索諸
 死灰若腐穀以末究本愈究愈溷則人議世定而已
 誰也維肖者其豈所謂細若氣微若聲自非聖心以
 衆聰明或有不見效者歟不然雖末德之不如上世
 乎而天豈有愛於風氣也如我
 東方傳唐樂有律行焉奚以古為雖然不知古不可

以爲君子也。於是乎楊齊中公有古黃鐘之製云。其製以漢泉定周尺。因九分爲寸。長九寸。本諸史遷經三圍九以空其中。參諸班氏而厚與竅均。則銅爲之。簫其氣得小呂。而倍者小呂者。以唐之行於我者言之也。蓋公以博洽之儒。稱於京輔。縉紳學士之間也。京輔縉紳學士。不阿所好。而其所述多。以研究者不特此而已。則我無間然矣。唯是細若氣微若聲。自非聖心以衆聰明。有不易效者也。以人議世定而且人議世定而已。則吾能言之。何以徵焉。獨物之與法。不可誣乎。漢泉之於周尺。磨而不磷。擗而可度。而史遷班氏之書。而不隱昭昭乎。不可掩也。其是可誣也。何不可誣也。且今唐之行倍也。小呂而下希取之。蓋過此則縵。不可以和樂。歟。人無今古。唯耳是主。止於此。爲諧中。何以知其非元聲也。斯之謂。雖妙必效。情核華道。矣。蓋有不易效者。而能效之。而使其能言之也。有足徵焉者。則公之研究所至。而文獻足矣。又何加焉。獨漢興百有餘年。天下又安北陲。休寧太史。以爲律和。則天馬之從西極。即可以配嶰谷之來儀也。而我

東方偃武以來亦百有餘年。烟火萬里。異國底貢其

稱為一時者不在漢下也則安南馴獸率而舞之哉亦何不可是為天無愛於風氣乎則公之研究所不至而猶有可言者矣蓋考諸文獻而不謬質諸風氣而不疑夫然後為無間然者也若然則此篇也奚獨知古之律蓋亦窺今之管云爾公名某字某平安人也

彩霞亭記

島子止者蓋自負文武之才云其以篠山侯之臣在東都也旦夕望見駿河臺霞炳鬱起時或壘以重陳以張或開將合欲進乍止如奇正協洽制變無窮者時或篇於聯章於分無首不尾有照必應如體制已具修飾施巧者代相為狀以橫其目而無已時乃慨然以命其亭屬諸所相從游文學之士曰士於一世不生則已生則宜際風雲之會附日月之光於身必有所收以受山河之誓以上顯昭穆下慶苗裔不可則視其所以擇而從之於業必有所建以自表見於天下後世已寧泯焉無稱徒與骨朽而後已也當神祖一戎衣于駿河岸以西征不期而會者不啻八百衆實三十餘萬一以次朔則紅帳占地赤旗隱天蹶張三千韎韜有奭鎧馬萬匹汗血于騰一以下瀨

則樓船十道，楮圻以發，戈矛指日，赫若鄧林，重英交，
銜錦帆，互映以裊，山弊海者，豈有不如見茲臺之霞，
于今日者哉！以某託身於親藩之臣也，苟得生於是，
時豈不得與選於百夫之長，以從苟得與選於百夫，
之長，以從其以最先登之數，若下城略地之勞，而有
致焉者，豈後人乎？而時何可為也！夫俯仰以結撰，則
觀象於天，察形於地，潤色品物，工其代之，可以與參，
而贊化矣。上下以屬比，則折衷六藝，出入百氏，稱述
時事，皆必有當，可以揆一，而經世矣。而以自得也，天
之所將，不喪而吾與之也。居易有守，處險有託，何淫
於富貴，移於貧賤之有，以益人也。不揜善，不隱惡，一
字華袞，足以為勸；片言市朝，足以為懲。何不可備於
教誨與諷諭者也！夫如是而考諸既往，而不謬俟諸
將來，而無惑不亦千歲一事乎？則文辭豈不可亦，可
以為次矣。且夫偃武以來，風氣一新，家詩書人，鉛槧
四封，無盜賊之警，入邑聞絃歌之聲者，百餘年于斯，
即羈縻稱藩，玉帛聘問，之使無世不至，翠羽火浣之
貢，底之以年，雖一旦鐘鼓之所靈，亦積日風化之所
麻非

國家盛德大業，安能忘焉？是為得可為之時也。某願

與諸君以此建標使茲臺之霞亦有所取而無偏於
 所比焉庶幾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昔也此言也時
 與事不必論其惜名湮沒無聞者足以觀其人矣其
 羊叔子杜元凱之類歟二子以平江南之功登峴首
 慨宇宙之無極作貳碑恐陵谷之變遷夫然後後世
 稱而不已與世士君子世祿偷安不肯務事兵以非
 時之所用為解書謂不過記名自昧不則曰徒苦心
 思以徼無益之譽於身後寧從所欲以極見在之樂
 於生前乎後自畫馬齒坐老終斃而無事者異哉蓋
 得請而聯翩乎亭上也彤管相貽赫躡昏命託投報
 於如織擬照映以朝舉以流華彩揭鬱葱與共耀
 國家昇平之文則視霞裁辭已所謂建標者既已有
 效而足使後之視今者其有所取以比也亦猶今之
 於昔者如此乃何以知即令生於
 神祖之時與選領部以從所謂以最先登之數若下
 城略地之勞而有致焉者不如自其口出也而以羊
 叔子杜元凱之類矣豈不事學而數以天幸得以為
 多者乃知其亦不以彼棄此也蓋元凱以傳辭稱而
 子止文辭自任於痼疾歟不然奚取於霞為然子止
 以文辭為次亦叔子之常緩帶也是之謂負文武之

才矣亭在都城内郭門外侯第中而距臺二百步許
官鑿杉浦君鵞齋記

夫白黑之分不待察而明者無他二者皆純一而無
所銜也唯至紫之於朱苟自非明目之人鮮克不瞋
眩者以其似也且乎我孔夫子之所惡也官鑿杉浦
君自命其齋以鵞以自處也乃謂余曰子豈無以我
為有所自得者在而薄世榮以笑彼一旦得志高舉
如鯤化為鵬將圖南者乎我實不才技有所窮計畫
無復以自寓耳夫騰躍不過數仞翱翔不出蓬蒿其
何以與夫怒垂雲之翼行九萬里者抗乎嗟夫好榮

惡辱人情乎既好矣而能恬者有哉公則日出入權
貴之門卑疵而前熾趨而言私則媚寵舍人納約後
宮以求苟有所可以得者我亦何辭焉古人身在江
海上心在魏闕下者蓋雖以遠未嘗不有所慕也况
于生于長靡瞻匪貴爰居爰處靡依匪富而所欲微
而可致所願拾而可得誰能無進取之心哉君其可
謂能自養者矣獨奈何昧營求之跡而不露託不入
城府之義以示高尚砥行修德養虛聲於平昔待好
爵於異日及聘至如朝命重不獲已者遂起應之是
以不言飭之者也又有之哉君其何以明於斯如白

黑使人無瞑眩於其所似乎其豈不見君幼讀書懷
獨行君子之德一介之取與不苟朔望節會隨例朝
見以往未嘗謬出至公卿之室環載籍坐卧其中
家人不得間其燕居之時是為常蓋曰我因先人之
業不曠世祿雖不能庇宗俯仰之餘亦足以使親戚
之貧而受於我者不至有菜色理義之悅心不趨
秦之於口而與古聖先賢旦莫遇之不必接眉交膝
而目擊之間道常存焉者書乎是亦於我有餘矣乃
何所求而一日歷數十家如薊訓遊談五侯之前如
樓鄉豈不病於夏畦乎吾則不能矣美暇人指高明

鬼窺與其極高之有顛越之懼孰若蓬蒿是守之安
且無慮也於是乎垂雲之翼不須笑而既控地矣是
君之所自得而不願外者而其明如白黑不可奪之
以其所似者也奚疑焉余獨恐君以天官冢宰之屬
世供奉於

國朝也其有以學術達肆業精不次蒙擢握七
大廷補益元氣長九艱

聖體億兆之命繫焉與陰陽調理之臣齊功以稱一
代宗工於異時者而命實重不得以不才為解是君
九萬里之時而欲畢志於蓬蒿而不可復得也然當

此時九萬里即蓬蒿自適則亦然耳豈足以多哉是
即郭子玄所謂異方同得者也而其所以將觀君
之賢不以達變塞者亦在此何不可是雖曰非君之
所欲而余輩所為天下願也姑記以待

雨花庵記

官鑿桃源越公家世好文學也當其先雲夢公時移
病謝客築懷仙樓於城東神橋門之第招同志之諸
君子以脩好事時則有若徂徠先生唱古文辭有若
信陽太宰德夫專講經學有若南郭服子遷大振風
藻及某某諸君子各以其所能日來周旋則既如群

仙之從諸嶽來遊相酬酢矣而其所著詩若文無唱
不酬無投不報篇什成山翩翩然落在人間人莫不
獲而賞之也亦猶昔在維摩詰示疾于毘耶城側也
文殊以下諸大士託問之互來論法諸天帝釋使天
女下讚歎之雜花如雨亂墜遍滿下界即飛鳥莫不
銜以翱翔乎於是別構雨花庵環以樹石置琴瑟書
畫諸文房之具以為棲息之所以擬所謂方丈者也
或曰雲夢公之取諸仙釋以命其居者豈得非有心
醉於彼教而然耶余曰否不然也公之學雖博乎淵
源六經沈潛農黃自是之外即有奇訣莫之肯顧矣

蓋非聖人之道無以拯生民也則儒學之正統而方家之專門也豈外吾要道馳於岐路為哉乃借其迹似者以謂其盛也耳且公又有逃禪之意聊且寄之云客曰無馳於岐路則其既聞命矣孔子曰攻異端是害也已則空放之也如鄭聲遠之也如佞人然也乃今借而不還久而為我有其恐荏苒入其域中而不知反也余曰子不知吉凶因人身不曰白平涅而不緇且夫仙釋高致可賞風流可愛千古好事者之所喜翫而賢者時遊之子何強忌之之深也且醉鄉之徒有託而適焉者豈誠旨於味耶是非子之所以為恤乎於是客謝曰以小人之心罪無大焉幸宥及於寬政逡巡退去桃源公以其未有記也使余有言余不佞且老耄其將何言唯書其所答於客以應之但是以公所與徂徠先生及諸子以文辭周旋之處也凡後遊此庵者未嘗不以興起也亦猶與諸大士群仙把手拍肩以嬉戲相樂云是為記

雲夢公諱某有雲夢集桃源公名正山有桃源州使嗣某君從游余高第於詩社也

市隱亭記

亭三河土豪國衡伯機所構在郡城北郭傳馬街蓋

以其當東西二都孔道諸有司官吏之番休交代及
西諸侯之朝覲予暇往來恒於斯也羽旄相望騎從
如雲輿馬服飾之美鹵簿器械之盛簞茀避塵朱幘
扇汗緹衣錦袍韎韐附注九矛森然長戟成林布鞞
鳥銃分行連隊前驅以啓行後乘以振旅凡文物武
具無不炫煌颺沓載路溢巷以相摩擊則其所日觀
於前也而佛現畫壤之分境高峙屏跡對立藏洞挾
壑吸精氣吐雲物螺髻呈奇黛眉露秀巒峰蔥蒨魏
巍峩峩以表裏封內北限信山與矢作管生之異源
同委縱者以直橫者可漚稱謂所起職是之由波光
浮日漲流會霞映左右媚遠近擁抱閭閻灌溉稻田
紆餘邈迤澆澆瀾瀾以襟帶一州南放碧海交來供
席上則其所朝夕對於後也蓋以其在所日觀於前
繁華中而所朝夕對於後有山水之樂也命之曰市
隱亭云伯機則固豪於一郡者也而又其在繁華地
所日觀於前如彼豈無絲竹歌舞為富貴容乎而不
棄山水之樂於所朝夕對於後者如此其人可知已
唯是隱避世非徒以潔身蓋亦我有道術欲行不可
於是乎不得已蓬累以行或山林或市朝唯其所止
以養其志耳則所謂高尚其德不事王侯者是耶苟

非是以稱非僭則濫已伯機之以服賈豪於一郡也
 固已非避世之士又何得有不得已之事乎曰唯跡
 以求孰與察嚮往如何之真不可庾也不然焉得朝
 廷有竊桃而市廛有縣壺江海有公子而山中有宰
 相哉居業雍容相待於命簡貴以自養節儉以率人
 而暮功之親無不撫水旱之災無不分者伯機也則
 已非登龍斷以罔利連車騎以釣名若詔宗人奪之
 田剝貧弱附益己者比也且性好學嘗遊一先生之
 門聞先王之道喜之忘肉味者殆二十年而其於文
 彩也亦士君子猶有讓焉苟用我者豈無可以往唯

無奈其無意何耳刑于寡妻友于兄弟是亦為政也
 乃何不足而舍已殉人為蓋我有道術而無意於行
 所謂高尚亦孰大焉即所服亦焉得非曰是先人之
 所為子孫蓄租以創之業也何敢以從所好而一旦
 當我世失之而猶豫裴回不忍俄棄者是為不得已
 也彼以彼不得已我以我不得已又何讓焉惟豈方
 其所日觀於前與所朝夕對於後二者有日鬪於胸
 中而未決所聞先王之道以得勝焉而後居之者豈
 則其遯也又以肥矣以亭實當二都孔道也有道君
 子之至斯也伯機未嘗不得自請見焉或止宿以見

其子則已有儀封人石晨門之跡不唯嚮往也於是乎不僭不濫維其有矣豈不可謂誠賢而隱者乎世傳郡昔有矢作長者伯機里人歟其所宅址者猶在是何以稱焉僅以一夕所為東道主於源廷尉而於他行事一曾未有聞焉則顧亦唯當時一鄉曲布衣之豪傑耳何以賢於伯機乎則此亭之於後世亦豈唯長者之宅於今日哉余恨羈此不得一遊其上與伯機共其所朝夕對於後久矣然以余之有未免於其所日觀於前者也即得與共之亦豈不為割席乎是為記

思德堂記

三春常盤邑長根本忠鄰之堂命曰思德德也者何祖德也祖德何思之思其有所由來也其所由來何夫常盤之為邑膏腴上田五穀桑麻之所生植山林竹木之所繁懋無不豐饒則其民畜積不待仰機利而固已足於衣食矣而其地又在邦域之中當四方通達之衝為有無貿易之場也貨物輻輳何有何無是以當其成市無遠無邇盈衢溢巷唯熙熙以來也馬相齧人相履不啻臨淄之於齊車轂擊人肩摩連社成幃舉袂成幕則亦邊邑一都會也於是富商

大賈至有累巨萬者可謂沃土矣唯是強兼弱大并
 小其役貧民猶辟之使指與其聽吏寧豪之聽則不
 唯利不在公令有所不行禁有所不止是為弊身且
 以其繁萃異於他邑也四方亡命游民博徒之所窟
 宅而異服異言挾左道亂政者又相望戾止則亦姦
 猾之淵藪而風教難之舊矣至故侯乾元公時以為
 長非其人幾乎不可治焉於是乎乃選威望才性過
 人可以化邑者得忠鄰曾祖華林君君故稱田村將
 軍之裔世為根本邑之長以其為貴族之後人素重
 之而君又讀書通大義大度有君子之風而尤愛人
 以故亦莫不敬服矣即命遷為常盤長君至則屬眾
 謂之曰某無似寧圖來斯寧大邑亦唯公命之不可
 以已也長於吏固微矣惟命之所在不得不從焉某
 欲與卿等唯命之奉以周旋以無遺一邑之耻卿等
 幸肩焉眾相視無他言偕唯稽首曰無言及之吾輩
 敢不從矣辱命焉君意在折豪之使役貧民者無俾
 為威福與發摘姦伏無俾易種於此邑也即請貧民
 困窮無告者發倉廩贍之凶饑必出勸分之令以計
 其相救豪所併田盡反諸其主所稱貸金準田償之
 以年於是窮民得復就畎畝致力於公家矣捕稱瑜

伽者流居邑中陰為姦計以賊害人者一人鞠得其狀白公承旨誅之又有巫奉桃梗人行邑中以播致富者君曰先王之法借鬼神時日上筮疑民者殺而無赦於是諸為姦邪者畏皆滅跡去入他境矣君又用宣曲任氏家約為邑約凡非田畜所出弗衣食公事不畢則不得飲酒食肉曰是豈唯為閭里率可以為天下之法矣因是民益殷富戶口隨上有異於他日而一邑烝烝和睦他邑亦翕然仰風夫然後公以得施禁令敷教化矣於是擢為大長聽所部諸邑之獄又掌準邑大小高下財賦之數以令納之亦皆以

公平稱因屢有褒賞焉城中朝正列位亦使之在諸大長上是為異數也邑慕君及其子孫也奉事之如君者至今四世如一日矣又君去根本邑人如免父母之懷至怨公曰均是我民也何以奪此與彼為因請留其長子某君奉之曰我長之子也事之亦如事君於是父子相望二邑如一家矣至今猶爾云是其德之有所由來者也而思之則不唯其為子孫者爾而已民之不能忘也者亦如此是堂之所以命之曰思德者也惟夫君為邑除害興利使禁令得行以稱公意不負所選則以其威望才性過人耳若夫至奉

宣曲任氏家約為邑約曰是可以為天下之法豈一
邑長之所及言哉其志亦可觀矣惜乎其受不大
也太史公論召公奭之仁曰甘棠且思之況其人乎
而時以稱燕之後也焉今不問君方巡邑聽獄果于
棠樹下耶否耶其至為民見懷也如此豈可曰邑小
長微非其類而不稱之者乎邑小矣長微矣為長國
家得民歸有若君者其後也何燕是限我聞君子
創業垂統為可繼根本氏雖中葉乎君既底法而其
肯構者相踵為民見懷也如此則無論後也必將有
勃焉興之者不棄基而竢耳矣堂距治城二十里以
其東當走相馬巖城之道每巡檢朝使過必命新之
以為送迎之廬當忠鄰世前後再營焉其後成也請
記於余余為言其命曰思德也有所由來者昇之君
名重元華林其號也

寶錢記

界子行家藏寶錢一枚其重之也猶曰得之則富昌
失之則貧弱則去曾祖某公時有見青衣之人履其
武敏拾而得之世傳以至今也徑二寸孔方四徑而
一孔廓之間相距亦如此廓博五孔廓之間居二敦
四博之一文曰泰和之寶其製雖不甚奇古非後世

所造乘鎚控馬尤近於媚者比而美好亦可愛也輪
 郭如故膚質濯濯與手澤存焉余於茲物觀往來莫
 知其鄉則有神歟而以予奪無定其人則又有主也
 青衣奚難焉若夫至以為祥則固取諸泉源深既無
 竭矣而及其始達也流又無不遠矣其義如是其所
 祐豈有窮已海陵之以雨亦足以徵矣某公以貽諸
 子孫口雖不言豈覺以置之歟子行之家自某公時
 世仕侯家享百朋之祿甕至今不斂如石罍矣所謂
 泉則有哉與祥之義合矣何以知此不為其母也空
 乎藏以重之也凡物感則至而天或以報陰德某公
 去今藐焉其行事雖不可詳也以其所致觀之其得
 非不為飲井水之人乎但家世士素業在矣寧事僥
 倖以故官尊或以德或以功必以躬致迄於子行之
 身未嘗有失望以獲之者則皆自鑄也豈又有賴歟
 亦此塞之所以輪郭如故濯濯至今也不然既有神
 又有主即留以看囊而得不生翼而飛去乎是之謂
 使鬼也子行精氣如貫於其所以躬致者鮫文自
 與鷺眼能辨將上承祖宗下及子孫則此寶之所祐
 未可以量云

雷股記

記曰寬保二年六月干支隕雷股于總浮圖敬雄之
寺雷股者何雷之股也視之則狐之髀狸之髀而獼
猴之趺是毛蟲之屬也何以謂之雷于浮圖敬雄之
寺是以知其為雷也于浮圖敬雄之寺則何以知其
為雷也先是一日雷鬪于總四竟之內將墜不及地
尺而復者數敬雄寐夢有自稱雷部使者若以此授
已寤則有矣夢也何以實之也併其所無於物與其
所有於人實之也何謂所無於物毛蟲之屬則毛蟲
之屬矣而凡有足而走以其往返無已時也吾未嘗
見其有履彘者而此獨危葺可束以受氣而四爪又
可以搔痒則不從下土而行者也何謂所有於人吾
聞有德浮圖脩其事則為其利生之故有天神降而
旌之者敬雄者有德浮圖也於是為利生說戒法百
日滿日而得之矣相薄為聲激揚為光則氣已曷為
有物也推類以知其有物也何為類也龍之從雲虎
之從風是之謂氣求當其殷轟燁閃震驚百里有若
駭而奔者有若挺而走者亦安知不有物託於其中
也其起也天地為解莫蟄不啓莫甲不坼而發泄之
勢其疾至破山則神則不可測威則可畏也而其衛
葵之不如何以人事配之亦猶用成敗歟兩強不輯

而相拒中原也。動輒伏尸百萬，流血漂鹵，既以鬪矣，亦安得不有成敗也。何以記記異也。異可必記乎。不必也。異不必記，則此獨何以記為亂臣之國。記異也。亂臣孰謂平王將門也。何為亂臣之國。記異疑天意也。天意安在。夫仁人之於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得之而不為也。而將門恃大國之衆，僭自稱東帝，以拒王師于此，空其終不集，而自斃也。墮一敗，亦猶傷一目，歟。天之與人，昭昭著明，甚可畏也。然則何不于其未敗之前，而于已凶之後，天之示人以變，使其視為自改者，不止為一人也。不止為一人，則又誰為

將門陰慝已成，不可救。諸前則示諸後，以戒將來也。乃豈不若曰：臣而亂者，必如是。其不于將門之朝，而于敬雄之寺，何於是乎。知天罪將門之深也。何以知天罪將門之深，甚之也。甚之何如。為利生之故，則百曰：說戒法者，有若敬雄，而將門殺人盈野，以自利其身，則豈不甚乎。故其不于將門之廟，而于敬雄之寺者，天之所以甚將門而深罪之也。勸一善而天下悅，懲一惡而天下懼者，各從其類也。是一事也。已以為旌敬雄，又以為罪將門，何天道猶鑑乎。物有茲形，斯有茲應，以自取之故，以為旌敬雄，則旌敬雄以為罪

將門則罪將門未始有二者也敬雄之寺曰正安在相馬郡内而去將門故城不甚遠去

滕桓謹書

熊耳先生文集正編卷之八

熊耳先生文集正編卷之九

唐津文學餘承裕子綽著

男 衡孟玉 輯

姫路 藤 桓子 席

門人 東都 盛 芳子 蘭同 校

館林 石 蠡子 彭

墓誌

松崎紹成君墓誌

松崎君條以其大父紹成君行狀者致父白幸君之命曰先人沒四十年墓未誌難其人也以下子之辱與

余父子游也。取請按狀，紹成君諱嘉言，父教智君者。在東都娶官士女長田氏，生君。後教智君隱居河內，稻田而長田氏以訓導事篠山侯夫人，甚見禮遇。君因是為篠山士，歷事大安公以下四公。亮清公在宮時，傳之公生，軟弱九歲時，患寸白，不能安寢。君侍側，拊循之，或扶起，用跣承其足，面擁樹以緩步，周行於堂，每數匝，因是稍陶寫，其鬱悶以紓，少間之，不忍見。倦則復寢牀，而拊循之如故。如此者數年，未嘗須臾離側。先君淨光公以公疾，不可以醫藥，屬其之國，乃共之，因命浴有馬溫泉，以君從，踰年公疾未瘳，奉之

還東都，尋告淨光公在國疾急，公問可遣視之者。於諸大夫，僉曰：非忠信如君者不可。即命君乘駟而馳，距都千餘里，實以五日，到篠山不及以喪，反命。於是公即位，賜食祿百石，為執御長，無何，貴族有忌君，直者間言累起，公知其冤，而時猶幼，冲不能禦之，遂免職，為外士，居數年，召為行人，見諸寢室，勞之，增祿五十石，又數年，以下大夫之秩，留守下邸。公意謂勤勞尤久，且漸老，宜免冗，置間，以全其終。及公自京，臺朝覲，將還，又賜祿五十石，曰：以貳汝膳，善食，以俟寡人來見。自是每歲晚必有賜，以告存。正德三年癸未

六月十七日卒年七十六葬麻布天真寺於是公又朝覲戚其不及見而完其前後所賜於君二百石者命其嗣則猶尚以其勲矣君卒之翌年公蓋入為國相云君為人和順忠愛以事上而其所以事於亮清公特無不至公亦復深委使之初在宮欲使公讀書而謂非躬自有之不可以責人况下之於上動苦難入且以人授之孰與以躬之切於是先自讀通詩書及論語等而後授之授必令左右當直人各執卷伴讀以助之及少成誦於已授中以稍難體認者一字若二三字屬者別寫背經試之能識無違則每進菓

糕以奉賞之是以日進不已而至其授之以他技藝而率以此類以故公於文武之事雖敏以得之資於君獎勉之功者為多也公入為中衛遣君祭勢廟曰是能事人不能事神乎且長我至此吾親與之何加焉後為常侍轉京臺皆往唯家法嚴而其過子弟尤法退朝每端坐令各必卒其日所受於師之業於前然後解公服以為常配木村氏男堯臣即白圭君嗣至大夫學術輔治以身許國以骨鯁之臣名聞於諸侯之國知言先卒女一歸殿中郎本戶部老年次天次適藤井秀政次天次適舟越某孫男維時即君條

少以文學顯其天孫女適其共白圭君出承裕得游於松崎父子二君之間而觀其各以其賢並顯於當世使人歎稱其濟美不已蓋異焉夫學術性行精氣所致而人人自達父不得授諸子子不得受諸父即以躬自有而責人令子弟必卒業然後解公服則紹成君固有家法而何以有繼踵而起乃如此其盛者乎聞之有陰德者必有陽報紹成君之於亮清公即夙夜匪懈而所事乃一人取而公身奉元良之德自列國入歷遷為國相當天步艱難時親秉天下之均以定億兆元元之命者不可謂師傅之力不與焉則

君膏澤所及豈唯一侯國封疆內而已是為陰德則焉知其非天報之以錫類不置而累出賢子孫者也承裕不敏獨以其游二君之間也不可以辭其請於是乎銘銘曰

豈其成已而不成人豈其為上而不為民陰德陽報不止於身賢者踵起子孫振振

彥根澹齋野邨君配孺人中川氏合葬墓誌銘君諱正明野邨氏澹齋號其先三河人高祖以上亂世其系不可得而詳焉相傳野邨氏者足助氏支庶而鈴木氏別族也所謂足助氏者源滿政八世孫重

秀者初邑三河足助居後為鈴木氏者也有野邨定
 眼者是為君曾祖定眼生正次正次少從同族鈴木
 某居三河有四方之志鬱鬱不樂乃去游歷諸侯一
 無所遇流落關西數年大坂兵起會患脚疾不得仕
 諸侯從軍豐臣氏滅海內一統疾已將游關東路過
 彥根主大夫菴原氏家遂仕之列武騎食祿百石為
 室老實始為彥根人生正重曰道仁君襲武騎祿室
 老是為君考娶植邨氏生君君幼仕主室壯為室老
 藩法諸卿各自擇其家臣命總政府諸事菴原湛主
 命君掌之甚見委任道仁君致仕襲祿湛主卒閑主

嗣立幼君盡心輔之府事家政一切倚辦於君及主
 執國政家聲未有損焉後主稍驕恣好游獵頗有酒
 色之失君驟諫不聽以故漸見疏及主從藩侯某公
 東觀命君留守君謂其人曰此行吾不得從也天乎
 其在此則雖主之驕恣以同列相制與吾數爭故不
 至有大過在彼則事皆決於一意而無有所憚則何
 以保其不有不可知者而從之以咎者邪吾恐見其
 出而不見其入已及其公歸自東都果以罪責主藉
 其田宅幽諸某大夫室盡逐其家臣獨以君與某某
 三人放諸菴原氏之族某家君為陳言請曰使主至

此者皆某等之罪也。願以臣等之身歸於司敗，以贖主之罪。不報居數年，君與其謀救主時，奸邪用事，蔽惑公室，謀無所施焉。於是君愈益憂憤，又與某某謀私遣人東都上書，官廳請復菴原氏。其略曰：菴原氏先世輔藩主，有大勳勞于國家，而子孫世不陞職。今主雖以罪在此，其人尚少血氣，未定之所致。加之以讒口宣賜，而至此耳。曾非犯國家大典者。若國家大仁，幸不棄菴原氏先功，而有復其家者，某等縱以犯上之罪，身伏斧質以死，而不悔。凡數百千言，書辭懇到，足以感動人矣。前後凡六上，及先公老，今公即位，釋開主，立今主，賜其田宅如故。初，君教訓菴原氏族子弟，使之讀書，知聖賢之道。以故菴原氏族子弟無不孝友睦婣彬彬然。唯理義是悅矣。屬今主幼，寓在叔家時，用事者侵辱之，且好乘人弊者，毀之。岌岌乎將除者數，乃族子弟為戮力禦侮，不至大辱。因卒得立，云今主立，於是起君命復舊職，辭不許，乃不得已起復仕。菴原氏今主立，家政多違，君快怏不樂，曰：所謂可與同苦，不可與同樂者，在斯人乎？從陶朱公於江湖者，吾願也。而吾世臣義不可去，無已。甯武子采賡，猶可以愚有濟焉耳。居職若干歲，致

仕尋卒元文己未五月二十五日也葬于野田山先
塋君為人方正人為憚焉讀書潛心於性理之學恒
戒子弟曰學勿騫虛文遺實用矣其於植邨孺人特
至孺人八十君六十猶尚晨昏奉養必以躬疾痛痒
痾手自按摩有故離其左右必使家人代之未嘗斯
須無人於其側以為常配中川氏男二人長某中川
氏出天次公臺妾某氏出襲祿仕菴原氏以文章顯
於縉紳間女一人亦中川氏出適中川千秋孫男二
人一夭外孫男二人一夭女一人中川孺人蓋依依
木氏之裔也父永菴君諱某以醫仕于本藩母鷄山
氏年若干歸君為人貞淑事舅姑孝順中遭主室之
難與君窮處十五年貧困日甚井臼操作晏然無難
色在艱危之間佐君勉厲節操其於公臺顧復鞠育
莫異於己出矣以故公臺比長猶謂親所生也頗樂
聽節義之事每命公臺讀忠臣孝子之記於其側以
助辟纒之勞率以為常公臺語人曰當其時覺紡車
之聲與唔咿應如宮商相和耳後君十九年寶曆七
年丁丑十二月二十日卒合葬君墓孺人性寡欲晚
節尤清靜有所得輒以與人及歿無一長物矣論曰
今侯嗣而菴原氏復也雖新政自以德始官府之

諷旨是以乎不然先侯老而未踰年三年無改奈聖
言何菴原氏復而今主立也雖續統則因正脉族氏
之輔翼是賴乎不然用事侵侮讒毀尋斧大辱將至
寧庶幾立哉若然則菴原氏之復也君上書之功有
立而今主之立也教訓之力有與矣且夫今主承廢
絕之後猶之艸創以此時苟使君以家政多違卒不
不顧菴原氏之為菴原氏也不可矣則君之於菴
原氏可謂無遺餘力矣夫然而亦向使中川孺人當
隱約時苟無勉厲節操而并曰操作且有難色十五
年則久矣君何以得持艱厄於其間而至有今日哉
則又得伉儷之佐以有濟者矣銘曰夫人於公臨
難莫難乎犯上而躬自當之艱莫艱乎居約而躬自
當之以濟大義以立大節於是乎宜同穴

春臺大夫人碑

春臺大夫人捐群臣十七年是為丙戌今餘田侯堀
公以其嫡孫而幼冲時蒙撫育之恩其德不可忘也
謀諸外臣承裕曰寡人不弔生八歲先君見背孀孀
在疚乃大夫人閔之寢食必視以畜之以至成立寡
人不肖微大夫人實不有今日者也欲報之德昊天
罔極乃欲建石著其勲以示諸子孫俾其念思之勿

忘先德汝其爲圖之。大夫人者津輕侯諱信政之子。適鉢田侯諱親賢。適居數年。侯親賢薨。大夫人無子。子養所出於他姬者。與先侯某公共四人。如自出之時。爲大夫人猶少。故外家有因其歸寧。議將奪其志。大夫人聞之曰。世有無奈。父母舅姑之命而從之者。皆以無子者耳。其豈謂未以人。以夫四人者。爲人之子者歟。外家亦聞其言。不敢言議。遂寢。先侯時十歲。左右大夫人代之聽政。後出於先侯者若干人。自今侯皆銜飴育之。頗通經史。及其有識。男必以經。女則以女史之類。皆自訓誥。以口授之。大夫人爲人。雖敦厚。婦人而未嘗見喜愠之色。然及教誡子孫。頗嚴。不少貸。懶有不如命。即起色操。挺示之曰。人不學。斷搯文繡。取將何用之。我不願汝輩如此。若能一日有不怠於肄業。即喜勞之。以珍果曰。善。自今而後。苟如此。永有此賜。其誘之以術亦如此。公嘗曰。自今思受業時。於我心猶廩廩焉。稱未以人三十六年。當代先侯及今。侯聽政。群臣百姓未嘗有一以女主之故。慢之者。國中尤稱無事云。及薨。遺言數條。以勿辱社稷爲先。外臣承裕。以越在他藩。故未嘗一有起居。大夫人則當時唯有聞鉢田有大夫人之稱。未亡人代幼君。

聽政二世，節田大治，以知其賢耳。乃何以得詳大夫人之所以為大夫人者乎？抑往者節田當以饑饉薦至，貢賦無藝，蓋國黨起至城下，請吏時公親臨躬自譏慰勞遣之國法，凡黨魁殺無赦。公曰：罪在我不在彼，奈何？何輒得濫加之刑？群吏涵涵以敗國典作譏。公曰：法令主之權宜，所制何拘之有？卒不殺。於是國無不感服其仁德矣。及俄有官役用金萬數計，無所出，僉曰：吾輩在矣，奈何？可使公家奔走四方，請求人人自強以爭致，有司因得無稱貸之患矣。則承裕所親見也。公之於仁德，雖天性然哉，自非有經術

以助之，乃何以辜已，以得民歡心至此哉？大夫人教育之勲，其於斯乎？在矣。澤之及其民也，亦遠矣哉。是為大夫人之所以為大夫人之大者也。凡人於子孫，不病無教而病其不至耳。况婦人代丈夫而施之者乎？齊君王后，女主之盛者也。善事秦與諸侯，信國不受兵者四十餘年，可謂賢矣。而及身歿，子建任佞臣聽說客，終至以國客死。松柏之歌，到今使人悲則教有所不至者歟？不然，其賢如彼，有謀不及子孫者哉。因是觀之，大夫人其於斯為盛者也。承裕既無以得詳大夫人之所以為大夫人者，乃略為述所嘗聞。

於當時者重之以所親見於今日者以應命耳然其在子孫所以亦思之勿忘於大夫人者亦在斯乎銘曰
 身以敵體貴義於負祝敦父孤以祖母民以孫有斐淑人終不可護兮

猗竹翁功力君墓碣

君姓源諱長英字伯華功力氏其先甲州人世仕武田氏有肥後者左近者長昌者以其世次皆仕機山公長昌者為君曾祖仕及後主巨摩郡西野有稱其宅地者於今同族者居焉天正中武田氏凶歸順

國家

神祖賜之璽書即其舊地食西野諏訪二邑蓋為近御臣一日從游獵出野有可賞者即出懷中銅鏡親賜之語在南郭先生記中今璽書及銅鏡藏在其家矣及元封彥根侯始封

神祖賜之士曹長昌選在其中遂世為彥根臣長昌無子養只木氏之子為嗣曰長重慶元大阪之役從元封公有功即岡山奇捷十餘曹之一也娶渥美氏生三男曰長治曰長實皆先卒曰長春實君父娶平氏生君平氏卒繼娶關口氏生勝元安致勝元冒橫

尾氏安致加藤氏君以適長嗣為人溫厚善待人唯
 至有稱人之過惡者不應也曰是我平日所不願聞
 又性寡欲喜赴人之急然亦每悶而不見如恐人聞
 之者故諸有所施與多人不及知者也而其在职也
 尤愛屬吏視之猶子有古良吏之風以故所治恬靜
 每以無為之聲云歷仕至今公凡五世老號倚竹亭
 享五年戊辰二月六日卒距生之寬文十年庚戌正
 月十三日得七十九歲男子三人長某天次君章即
 子含其從公朝覲往來東都也以文學從吾黨士游
 而知名焉次長尹亦早卒女子二人一人適馬淵某
 一人未聘孫男三人曰某曰某曰某天孫女二人皆
 幼葬于國城萬年山長松禪院先兆餘子曰武田氏
 凶而甲士之歸於

國家也

神祖含弘之德大則胙之以國小則賞之以邑則其
 見遇也固無以異於勳舊臣矣然其親近至有賜懷
 中寶器如功力氏者又幾人乎大阪之役時雖既降
 稱藩國臣而微赤幟一軍以殿之東軍何以得大振
 遂夷城池則於
 國家大定之勳亦有出於其右者哉君生昇平之際

唯是溫厚寡欲一廉良君子之人而固如無可見之
 跡者然而其於屬吏視猶子使其一旦當有事而用
 之豈亦有不視猶父者乎乃何不可為唯時不可奈
 之何耳是為無愧於為有功之後也至其有所不願
 與不見者則與世之君子相比以毀人使無所容而
 躬為一善事則自多以伐之不知遜以出之者何如
 哉子含於學雖天性亦唯時君之教歟一文一武何
 常之有予以與子含游故嘗得一與觀其家所藏所
 謂神祖所賜銅鏡者蓋爽然自失於其威靈猶如生而
 想見其人世沐浴光輝恒如新矣於是乎銘銘曰

源姓之裔自甲之陽時屬喪亂觀國之光遭遇明主
 賞賜靡不玉璽金鏡惟其如償爰方啓行于彼藩方
 雖稱陪臣家世孔彰中原一役赤幟是揚大定之勲
 與

國無疆後者誰也為人不知閑而不見義寧可量躬
 生昇平惟廉與良政以無為君子所藏道既無愧教
 亦有章豈無先業唯時考祥赫乎光輝永焉不凶沐
 之浴之如新於常歷仕五世其德不爽猶竹自取宜
 况不忘萬年之山神之所藏子孫如觀庶幾乎昌

沼田先鋒部長谷口君墓碣

谷口君諱千秋字子春稱多膳父某仕豐岡侯京極
公娶綾井氏生君君少倜儻有游方之志曰男子生
三日懸弧者何義吾其能碌碌長在父母膝下者乎
遂官學京師委質為街尹中根公臣以暇讀書粗通
經史吏門多用賦而君廉潔一芥無所受焉因使掌
出納事會計亦當及中根公入為常侍從來東都中
根公卒負笈復游學京師居若干年復來還東都為
國學弟子學益進視當世諸侯可仕無有中意者矣
因屏居都下者有年焉晚得沼田侯用幣聘以儒官
起應之學術多所輔於政又有統領之木侯知其可
用增祿為先鋒部長兼行步兵長事皆稱職以寵遇
終寶曆四年甲戌四月二十五日卒年六十三葬駒
郊瑞泰寺君為人慷慨有奇節為人推服恒翫書畫
旁通醫術配加藤氏男六容雙松教諭尚友禁門衛
士茂國學弟子先卒安世襲祿餘二猶幼女四一甲
中執事小坂喜行妻二夫一未聘承裕以與教諭君
游故嘗一就君其家見之則抵掌談天下事言及文
章曰當今世不與李于鱗輩者吾知其不能為耳余
聞之殆自失其非世儒者無見唯見鄙俚布在方策

者以為文者類乎而及見其仕治田侯用為先鋒長
 將部下兵尤顧右盼以使之也部下兵唯其所使捷
 於景響無不願為有效蓋有古良將之風而其勝一
 方面之任乃重自失其亦不可以一介書生株守所
 治居則曰不我知而鬻有事則他無所用者見之乎
 其所質有者蓋如此銘曰
 學游方仕就國優則然聖之則言中倫才稱職取則
 是士之式

小濱大夫市石君墓碣

以其氏族之所系與其生卒日之實請余曰先大夫
 之從政也雖無赫赫行事之煩有文君子手筆以示
 子孫然其事上也上無不任其臨下也下無不聽一
 國以寧而以是輔君四世在職五十年未嘗有一日
 之憂矣夫如是在不肖孤寧能忍使其墓無一字哉
 以幸子之辱在姻婭之族是以敢請圖之按君姓源
 本氏有馬諱昭澄稱新兵衛其先參河人祖德左衛
 門君勝重仕在底橋生元水君重昭是為君父元水
 君為舅仕在本藩者某義子於是冒市石及舅某有
 子實始別仕累進為大夫娶森川氏以元祿戊辰九

月十六日生君于東都藩邸及元水君致仕君甫十
 七歲承嗣以上大夫居守都邸元文中公襲封以執
 政從朝見寶曆乙亥以老不任事乞骸骨不許賜几
 杖視朝政其年十一月十一日病卒計自生元祿戊
 辰迄卒寶曆乙亥得年六十八葬小石川善仁寺泐
 謚曰本理配三初為糟谷氏次龜井氏共先卒後者
 為岡本氏三氏所生男七女五男昭德即嗣君以父
 勳舊增賜其祿代君以上大夫居守都邸次昭信領
 武庫次昭正番直曹次幼女一適賀知山大夫都築
 某二未聘餘三男二女皆先卒孫男一女二俱出嗣

君弟信英嗣下沼田氏正輝嗣小泉氏妹歸小侯全
 良俱同藩士余惟君其可謂善處時者乎一統以來
 天下無事列國大夫一唯奉遵

國家畫一之典而一不得容私於其間則雖有欲有
 所為以自見者何以得之也乃今事上而上無不任
 臨下而下無不聽一國以寧則足矣又何必為赫赫
 之行以自見為哉而其在職五十年輔君四世未嘗
 有一日之憂老則賜几杖以寵其身卒則增其祿以
 優子孫者方今習治偷安日夜沈湎是圖而廢政事
 不則僭奢無度犯法蒙咎以至奪職亡家者無論焉

即自獨智自任之集思之量鑿空生事不顧其後及
 沮於衆疑即敗取禍進無益國退不自拯至為天下
 所笑而已者而視之又如何哉余雖以在姻婭之族
 最遠故乃不及相見而猶於是知其人云銘曰
 與惟于禍寧罹于時于爾子孫是其宜矣

及川隱君墓碣

按長子工藤君之所狀隱君諱義啓號壽園及川氏
 出自源賴政家世南部藩士也為人頗莊矜而有威
 雖家僕妾不謬假顰笑然愛衆好施是以人多懷之
 以有才幹少為郡吏臨政未嘗不正色以論辦事無

大小皆決君而莫有異議矣意在欲以節儉治郡以
 為非躬自率之不從乃自冠婚喪祭朝夕之奉以逮
 鄉黨親戚贈遺之數無不以從家之有無以故一郡
 翕然向風雖豪富家莫有敢過度以宣驕者矣家世
 清貧至君食口漸多乃自菲薄經營不失本體且惠
 及家族也苟有乞貸未嘗以負故為解趨之甚已之
 私曰我在焉義不使親族至窮困矣其行已以義如
 此君在郡多以仁政者以治行聞而自不以為績也
 曰吾寧失末年之逸樂終身局促於一郡吏如轄下
 駒哉遂致仕事山水游賞廣約結以繼其所往然所

事必賢所友必仁以為人其於何交不可擇也因以
 為子孫之訓云年六十五病卒先卒制棺藏之卜葬
 地域之是歲會國中蝗君采地特甚屬長君從藩君
 在東都君乃代巡視家至多少免其所納貧者全復
 既而遍造親戚知友之家問安否歸無何卒實明和
 四年丁亥九月二十六日也君以少為吏故不逮學
 然天至孝友人不間其父母昆弟之言也娶木村氏
 七男二女長佑忠即所稱嗣工藤君為狀者也次維
 年冒四戶氏次秀詮冒大卷氏次則貞冒鹿討氏次
 平佐次秀純次原藏則貞與平佐先卒餘皆仕藩

女先卒一女適三田義照葬花卷宗青寺即君預卜
 之地也承裕曰苟可使仕宦之人必因成績取右司
 官孰有肯遺餘力中道而止者乎然有命奈之何君
 既以治行聞豈終於一郡吏者乎而不肯失末年之
 樂終身局促羈絆有以哉與夫因是孜孜斃而後已
 者異矣天至孝友仁義在身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學
 矣銘曰

天生有才以其可試生稱國士少為郡吏躬自節儉
 風之所自無思不服唯其所率治人以仁行已以義
 不必於學孝友天至有遺餘力無失樂易至德不知

可以為次

手塚靖齋君墓碣

姪君手塚靖齋翁以明和戊子二月十三日卒孝子
 可貞襄事礮石請銘余君諱可英氏手塚有故世冒
 日原號靖齋父重可君仕土浦侯居攝都主收別邑
 在泉者之入租重可君卒伯兄重賢君嗣以病不能
 任事早致仕無子以君為嗣君有才幹擢為城行人
 為城行人七年以積勞增祿為亞大夫為亞大夫七
 年以言事有涉忌諱告老於是從本氏手塚告老十
 三年卒年七十二君受學稻葉迂齋先生殆入室以

篤學特見敬待遂為婚家君又善槍術從村上如承
 軒者受實相流者砥礪究奧義如水軒也無統君傷
 其傳之湮沒慨然躬任再興之聚徒以授老猶不急
 親臨每觀其習藝所謂實相流者之存在世蓋君之
 力也性頗強直不為苟合卒以敗曰猶愈於卑痴癖
 趨脅有諂笑坦然居之終身無不平之色矣初娶大
 野氏先卒再娶山本氏余妻之姊也二男二女長即
 可貞嗣次女適先生長子正直共出大野氏次女為
 余兒衡妻次男可章共出姨山本氏孫男女各一人
 共出可貞皆幼外孫出稻葉家者女二人出余家者

男二人凡四人皆幼葬于麻布正光院先兆法謚
秉常院德字寬裕居士銘曰

嗚呼我姪維志之行寧直而享與罔之生有酬平昔
無遺幽明樂哉斯丘爽塏以平不卜而兆爾所經營
尚安之哉子孫公卿

森戶三休翁墓銘

翁諱隅太始姓林中冒藤後改森戶號三休信州人
以敦劔術顯以其術大過人名聲藉甚都下其徒多
歸之初自信來時就一師學有不稱者謂不足以盡
吾才棄而去之聞館林侯臣有精術專聚徒授業者

藤某往見之一見大悅委質籍門下學數年其術大
進某門下三千人莫與抗者雖他專門師聞其術皆
憚焉某亦以為天授也可以託吾道者矣一日從容
謂之曰即使我有子苟非其才道非所關也不弔今
亦無子豈嗣之云哉欲煩子以此門下耳翁辭以不
才不聽曰淺山之統縣縣至今天下莫不知矣而一
旦於吾身絕之謂之何子亦思諸於是不獲已入為
藤氏流故分科為二以教之曰法曰變所謂法者先
師所傳先之以教後進者也而變則臨機所應後之
以傳先進者也翁謂道有難易教有次序則固然耳

而才有高下得有遲速則不然也後進拘於法不得通於變先進專於變或有遺於法是為弊也自今之後雖後進精於法者得傳以變雖先進疎於法者不得傳以變則有日躋之效而無躡等之憂庶幾無弊而獲雋亦多矣某亦以為然屬翁翁自是門人益進今侯在宮時有輔翼之勲以故遇特厚矣及疾將殞公見之問其所欲言弗言侯曰遇金春敢不如遇卿翁既奉謝且對曰豚犬可使使之如其不可舍之莫以臣故言終而歿年七十八寶曆十四年癸未月日也葬駒郊德源寺男即金春嗣業有文風亦能誘徒

翁嘗曰苟不使吾道至墜地何必他求為翁於節義之事雖不必有赫赫之譽在取與之間未嘗不介然嚮阿波侯聞其名以幣交欲請以師事翁辭以薄羈有畏却之以為不嫌於事二主者乎哉城北居湫隘請徙侯曰止矣日侍上曰卿臣以劍術居某所藤隅太者今猶無恙耶何以善鳴對曰何以知之上曰我紀藩時嘗謁廟東山道經其所有人告之因記之耳是上言所及不亦榮施乎其名達於上下者如此以歿門下蓋號七千人傳其訣者有成書藏在家云余謂翁以其術大師於一家者流擁門下數千

人也豈不多妙論可以傳者乎唯是所謂妙者其說
在輪扁之斲輪手得心應不可以言論况持短入長
倏忽之間思慮不暇用巧力無隙施者苟非其人不可
得而聞者也不然蓋聶居榆燕多俠客澹明渡江
吳多術士而其法於今何以不少驟見也由是言之
即有成書亦唯踈跡何以盡翁哉銘曰
已則於人子則於已與已與子與子動以天唯
才賢是為有術之所

石叢謹書

熊耳先生文集正編卷之九

